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二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兵制

宋孝宗時知太平州洪遵乞存留揀中禁軍劄子曰臣仰惟陛下鋭意武事恢復之志不懈益虔區區防江固無所事然備豫不虞古人所戒臣照對本州控扼大江去和州才五十里最係衝要緊切之地雖有采石一軍

專聽建康都統節制江面闊遠如裕溪大信魯江口等處自中興以來大將劉光世劉錡相繼屯駐劉彪陳敏及李顯忠繼之最後督府起發諸州揀中廂禁軍來此乾道元年以後始無屯駐之軍竊見建康池州既有大軍遂州兵卒例免起發又添諸州揀中人本州與兩州事體一同止有揀中禁軍四百二十七人依准指揮盡行起發不惟水潦之後或盜賊乘虛竊發正恐邊臨大江軍勢單弱無以彈壓委有利害欲望聖慈特降睿旨

許與存留就差本州路分團結臣逐日按視教閱依舊置造軍裝以備緩急調發臣仰冐宸嚴無任昧死

遵知建康府又論軍士展俸劄子曰臣聞漢高祖初興所下之令有曰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於是歸心史氏以為美談故能蹙秦殪楚數載而有帝業則此舉誠有補哉仰惟陛下奮發剛斷舉殿中精兵十數萬移戍金陵威武之聲震慴華夷豈特以繫中原之望而已然臣聞諸道路軍行非時溽暑之所

陶爵洄流之所濡滯塵得善達而閭廬痺溼之不戒疾疹相乘死亡不絕甚可憫也臣涖官之始精治藥劑括責醫工僅百輩差官監督廵門診視又使胥徒籍其數週來安愈浸多惟是軍校亡月俸隨而倚閣貧者皆有餓莩之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採西漢羽林孤兒之制酌聖朝軍士暴露之法今後死者量展一月之俸其子十五六歲以上雖未及等仗許令挿板招刺以須其長孤幼無主者官給錢米撫養庶幾輦轂之中人人

感恩一旦驅之鋒鏑視死如歸而死者亦將結草於地
下矣臣觸冒宸嚴惟陛下財幸
虞允文上言曰臣被奉元降指揮委臣同吳璘措置招
軍買馬臣於四月初到璘軍前與璘共議於陜西募兵
以忠義敢勇為名已先議定賞格及月給錢米施行外
據璘與臣說自収復秦隴一帶之後修明弓箭手舊法
給舊管之田罷敵中創取之租既因其習俗人皆樂為
本朝用目今漸見成効臣因筭計敢勇請給以萬人為

率歲費川錢引二百餘萬道若募者出於廹强則新歸內附之民一咈所欲恐失其心而國用有不繼之憂不可不先事而慮臣嘗熟思今日陝西事宜惟蕃漢弓箭手舊法實祖宗寓兵於農萬世之長筞若推廣而行之以盡反敵之虐政則民有占籍之田田無輸官之租而歸正之心堅官無養兵之費歲獲因糴之利而生財之道廣以至人免招刺之擾得以安其故習而新集之俗自定公私共利誠為今日之宜已即具事因奏知去訖

臣與吳璘商量雖令諸軍分募其不願應募之人不得抑勒仍以弓箭手法團結西人比者又收復熈蘭等州通前後團結之數已及二萬六千餘人而王彥一軍自今年四五月以來招徠忠義人及大漢軍亦及六千餘人兵日益廣國用無不給之憂士夫之論皆以為得募兵之上策而臣與吳璘見亦優立重賞刺收願應募者以助軍勢以補軍實所有戰馬臣於兩月之間已買及千餘匹並是及格闊壯有脚藝成熟堪戰用者而新復

邉郡所買之馬皆未至約至秋冬之間可及一百綱粗見就緒見將御進馬於今月初九日計綱節次起發外所有諸軍戰馬已先具奏乞降分撥軍分去處以憑遵依施行去訖伏乞睿照

允文又上言曰臣比奉聖旨同員琦拍試諸軍臣遵依御札凡人馬器甲一一盡躬親呈閲節次增入隊之兵及五千餘人臣又嘗念荆鄂兩軍皆精鋭可用惟是從來習學弓弩大段滅裂蓋自去年十月後不任督責至

今来拍試升起斗力者已五千餘人其七斗八斗弓力既不能以及遠又不足以破甲又次等槍手占數頗多臣亦已選摘併令改習勁弩共得六千人合舊管强弩手并臣所募神勁弩手可及萬五千人而强弓手不與焉假以旬歲長兵之利何戰不克盖敵之所長者鐵騎官軍之所不敵中國之所長者勁弩敵兵之所甚畏也識者惜此兩軍積年不留意於此臣已面諭新習弩手人自今分月拍試時以銀幣激犒之務令斗力增加踏

欽定四庫全書

放精熟以待陛下恢復進討之用臣已具細數附員琦進呈外今先以總數别具札子奏知伏乞睿照

允文又上奏曰臣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坐王彥劄子乞將荆鄂兩軍人數教槍手四分弓弩手各三分臣即將去年冬至今二月節次改撥教習之數紐計見今槍手已不及四分弓弩手各及三分以上仍每人各教用短槍已於員琦回日開具奏知訖臣竊詳王彥所陳謂禦敵騎衝突莫如强弓勁弩委合今日事宜止縁未曾筭

計改撥見今教習之人以致分數多寡却有差互今来更不須別有加損且依舊人數教閱務令斗力增加以備戰用如將来有挽踏不進斗力低小之人却令改作槍手以足四分之數臣已將兩軍見教三色人分數比較多寡別具劄子進呈仍行下兩軍施行外伏乞睿照

允文又奏曰臣奉聖旨撿照臣今年四月劄子乞以宣諭司招軍例物錢下四川諸州打造衣甲應付宣撫司團結陝西弓箭手使用劄臣照會聖德昭明聖慮洪遠

采臣末議特賜施行豈獨除治戎器以收恢復之功而至仁函覆不忍使新附之民赤身以冒矢石心誠所被天人交歸全陜之衆聞風効順戴恩効死必有甚於前日契勘臣五月初元奏係備坐吴璘所乞臣之言曰若年歲之間造得一二萬副則璘軍前可得精兵一二萬人之用今朝廷所行雖多節文尚載年歲間之語而立限止一月立賞又厚雖出朝廷措置以副邉方之急臣恐期會急促州縣因縁希賞生事伏望睿慈下宣諭司

別行措置依臣元奏施行伏候睿旨

允文又奏三衙兵虛冗之數曰臣伏奉宸翰以趙良輔葉衡劉子曲垂宣示眷注至厚伏用感懼臣觀所奏論古今用兵之勢與虜中盛衰成敗之機曲折隱微頗識其要甚有可取誠如聖訓至其所論今日諸將多有庸懦衰老之人虛占兵權心驕氣滿惟戀富貴萬一用兵豈能危身為朝廷了事臣揆以所聞所見其說尤得今日弊端累日而思於自治之策誠為先務且以三衙一

小事易曉易行者畧言之三衙之兵自六十以上至七十八九歲幾一萬人人之月給約以二十千則歲費二百餘萬緡以財為不足惜猶可也虛占兵額闇誤指準若一旦求為力戰之用可乎此蓋因具兵籍年甲乃能得此一事爾如弱者幼者病之癈者籍之虛冒者皆未得而窺測計筭也倘主兵官不屈於富貴果有志百戰百勝之功亦豈肯因循度日於軍政之易曉易行者不自修飭之至於如此乎古之名將不忍委曲彌縫偷

目前之安必思勉策憂勤圖後日之用者無他以其根於忠與智故也若無忠與智於事之小者尚不能少自著見事之大者又可知矣臣之至愚因良輔之言竊有所感慨伏惟皇明所照盡得良輔言意之表更加聖慮於三衙之近使凡所謂軍實者悉無所欺隱則大江而上抵於漢蜀一軍一屯孰不警惕悔懼各新其圖各實其務以奔走陛下之號令而趨事赴功乎近者不理一有誕謾則遠者怠而無所不至亦人情之常不可不察

也良輔又欲陛下多方求才不以品類必用度外之人雖幾於自媒然兼收遠取積以歲時未必無所得或以謂若於樞密院創一科目專以儲中原人材或取其器識或考其議論或驗其勇力藝能之類涵養而作成之緩急之用必有可觀者況因減吏員之禄而用之於此於有司歲計一無所傷損也亦乞自睿意采良輔之説而裁酌之良輔劄子二件謹復進入所有葉衡看詳許子中茶引年限推原政和四年八年所立法雖與今引

面所載販茶半年一季之限文意各明事不相戾欲乞
指置有定議别具奏呈伏乞睿照
允文又上言曰臣自發池州後去闕庭益遠全不知近
日消息雖遡江遵陸行均房大山中未嘗不矯首仰望
雲天之上萬里寸心愁然如擣夙夜無以自寧伏准今
月十二日庚牌遞曲蒙睿慈寵頒宸翰臣下拜捧讀切
知淵衷開釋聖躬清明臣手足抃蹈不勝宗社生靈之
慶利州兩路諸軍之弊聖訓所及悉不逃聰聞臣漸近

蜀境所聞日多其甚可憂者失軍心也失軍心有二蔽私與貪也諸大將子弟親戚錯處於軍中廩給於公上而經營其私計占白直者不下百人私役使者又不下百人能振其職者未聞一事而蠹其事者果不一也以至回易之兵方出營寨借使之役交興甚者餌之以私錢而掠無窮之息又甚者使主私務不問其得利之多寡使耕私田不問其逢年之豐凶不一如約則逐月尅錢糧春秋拘衣賜遇有教射或調發則盡沒其犒賞不

足則監繫囚禁籍其家而不恤所以敢如此與東南軍不同者以去朝廷遠也士伍日以貧武藝日以荒理必至於如此而又一將一副或黜或陞或去或留賄賂公行請託成風既不計功過不問老壯不擇才否則兵律之弛縱軍政之不修亦理之必至也雖上下相習以為當然牢不可破若威令必行豈容不革其間有事理闇昧人情危疑未能斷然便施行者事亦不一如聖訓所及德順退師喪失不少然詢之於衆咸云當時不敢以

叛亡盡聞募乙承甲凡甲之老小家業官資悉以付乙虛數固少而冒請者多但歲月既久夫婦之情得男女之愛戍勢須求得其術以漸而革之乃不至於駭政也聖訓以任天錫營私臣未到金州已得其六七興州之兵六倍於金州不知其能知足知畏亟自悛改否爾臣今日到竹山拍試戍兵閱實其數會大雨未果自此至金洋興元之後當先至興州然後往利州置司處節次別具奏知聖訓又以吳勝愚暗固已無逃聖鑒之明如

欲別議易置誠不可不蚤定但未知何人可以當選或
聖意已有所擇欲望睿慈畧賜密諭容臣細加審訪密
以奏聞蓋命令一下利害不輕既難於覆奏又不容於
數易也今年四月興元兵逸關事果有之近據任天錫
申已捕獲數人亦有自歸者似不可不慮陛下前所賜
宸翰以為主帥不得人所致嗚呼聖慮自無遺矣臣感
陛下不凡之遇茍有所見不敢隱默為自固計伏乞睿
察

允文又上言曰臣准金字牌遞伏蒙聖恩賜臣御札一封天光下燭知遇訓勉有加臣下拜感激之餘伏惟陛下聰明英武沈機料敵舉無一策之遺當敵情未得羣言交戰而聖斷獨運不惑不疑視自古大有為之君固已遠過至於曲折調護以待今日事勢之白著羣疑自亡而大勲可集此又古所未有臣前奏引漢史臣謂中興之業誠艱難所以歎陛下經營圖回之不易也臣愚闇豈能識今日事宜但千載休期遭逢不世出之主思

欲竭其一得之慮少圖萬分之報有不能自已爾伏讀訓辭所謂覩其變絶其使嚴其備練其兵猶欲静以待之大哉王言德威兼用待敵之術得帝王之萬全而聖慮所及以敵帥驕愎今秋必戰令軍中多置馬軍弓必勁硬料敵制勝之道殆盡之矣荆鄂兩軍所患者馬數絶少士挽弓七斗八斗者甚衆臣比因呈閲畫令改教勁弩於員琦回已具人數畫一劄子奏知并乞給降勁弩又截留馬綱以足兩軍二年内合得馬數又於今月

十日具奏以敵兵内徙爲歇泊之計簽民料馬以竢秋冬入寇則必勝之筭不一之備凡在我者不可緩也臣區區管見偶合淵衷凡臣所乞必已蒙睿察曲賜施行至軍中役使掊尅之弊與夏初休息之期臣自當悉力推行仰副陛下惠愛三軍之意臣自去秋獨留襄陽軍政之外别無餘事雖疾病中亦不敢輙自懈逸如員琦初到時臣疽發於髀亦必乘馬出入終日坐教場細至打硾弓弩斗力亦是一一親臨不敢分委官屬正恐一

有欺弊不獨上辜使令亦失臣盡瘁竭力圖報陛下之初心伏奉聖訓臣益當書紳朝夕圖惟不敢失墜伏乞

睿照

允文又上言曰臣伏蒙睿慈遣中使賜臣親劄諭以今日宜料理事尚多未覩別有密奏昨日諭左相與卿事莫似為可行否臣伏惟陛下以禮接下以聖屈愚恩遇殊異之意感涕交集不能自已臣雖至闇敢不盡其一得之微以圖萬分之報臣嘗泛觀今日之事其當輔進

主德搜選人材生養百姓涉於大體者條目固多隨事
盡心茍可輸愚臣敢不力而事幾之急莫急於兵財如
使兵冗而財未裕雖太平至治之時尚不可以國況外
有强敵之憂内有水旱盜賊之備而事之最大者世讎
未復輿圖未歸南北生靈未底於休息聖慮宵旰不一
頃刻暫忘者乎如揀軍一事臣先日奏陳三衙之弊已
嘗面奏欲革弊事以起諸軍之歡心因諸軍之歡心去
積年之冗籍兵自此强財自此裕已蒙皇明洞照即賜

施行但黃牓未出之間議論者或危或懼或是或非及三衙以拘收諸庫務回易雜役之人謂諸軍自此更無貼支更無激犒以作諸軍之怒論議又益皇駭歸咎於臣而不知臣前一日已被旨施行矣及三帥至都堂頗有慍容臣以一言開曉之咸欣然而去今閱日已久三軍之士惟有一喜搢紳之間遂見異論然後危懼者安而是非者定事之微末尚且如此非常之原又當如何如揀軍一事誠是今日之急務但恐羣言紛紛危懼是

非有甚於前日初行而亟罷也今詔旨中出委曲宣諭朝廷之上百官之間當無異辭臣今日已與陳俊卿梁克家熟議來日面奏事底于成在聖斷先定審於初不移於終而已自古天下之事未嘗無弊天下之弊未嘗不可去人臣有憂國愛君之心必忘其一身之危以任衆人之怨者無他弊事可去而國事可立也如使積怨於身而國事不立徒使他人得以市恩而自神則失其憂國愛君之初心若不肯默默充位必稱病告免而去

蓋忠憤所廹則富貴可輕考之方冊可鑒可歎者甚多

也伏惟陛下日月之明於萬幾之事容光必照無所遺

隱而聖德無我急於聽言若言者之心無所朋比無所

苟且無所希說而咸歸於正則假情於直亮者無有也

托辭於仁厚者無有也詭計於安靜者無有也三者疑

似之閒實今日士大夫之大弊惟陛下深察之則兵可

强財可裕仁義禮樂之事可次第而行陛下之志庶幾

於可伸而臣卷卷欲報之大者庶幾於有立也臣廹於

憂國愛君之誠抵突天威伏乞睿察

左司李椿奏曰臣竊惟兵者執干戈衛社稷不可廢也然則國用未豐民力未裕養兵當養有用之兵不當養無用之兵臣欽惟太祖皇帝以仁義之兵定天下剏立軍制階級之法兵布諸路可謂至善而以謂無用何哉三衙衛士江上之兵荆襄之兵蜀邉之兵有用之兵也諸州廂禁軍諸路將兵無用之兵也盖承平百年之後子孫相承人不知戰安於姑息而驕矣兵官難得其人

不唯難得亦奪其權故私鬬則喜公戰則怯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固嘗集天下將兵悉不戰而潰因而作過者多矣紹興辛巳王權之敗諸州禁軍先潰也步司輙潰而逃者亦諸州禁軍也甲申冬定山之軍獨不能守者亦諸州禁軍也此皆有思歸之心無前戰之志所以致敗猶為有說至如湖南之寇駱科胡邦寧李金廣西之寇王宣謝實皆緣將兵禁軍敗事而致猖獗必待遣發大軍而後定江西福建皆然不唯無用平日則欺壓良

民緩急則崛强難制國家廪賦生民膏血養之非徒無益也臣以謂無用之兵豈厚誣之哉臣愚以謂有用之兵當益無用之兵當銷銷之之術惟逃亡不招二十年後天下無無用之兵矣將来息兵之日以邉上之兵分屯諸路亦不失太祖皇帝之本意也願陛下密與大臣議應守臣陛辭之日戒之不必降指揮使由之而不知天下幸甚伏乞睿照

信州守王師愈奏曰臣聞古者兵農為一揀其可用者

用之汰其不可用者悉歸之於農故無後患之可慮後世兵農為二揀汰得其術則可用者固為之用茍失其術則不可用者適足以為害蕭俛銷兵之覆轍不可不監也臣竊見比来揀汰諸州縣土軍弓手似未得其術乞為陛下言之昨因建康掌兵官建議盡將諸州土軍弓手選為三等强壯堪戰者為第一等老弱疾病為第三等上不及於强壯下未至於老弱疾病為第二等選之甚精未為失也因降指揮令將第二等三等人盡行

抵換別招人填補既而稍覺其未盡善續降指揮又許揀汰人有子弟却行招收如無子弟方許召募填闕諸州各已奉行第三等人自知老弱疾病甘心揀汰不敢怨尤若夫第二等人雖及中年筋力尚壯久在營寨熟於事藝生其鄉土諳於擒捕亦有屢經出戍臨陣曾著勞効見有資級頗善部轄者雖使新招少壯之人未必能過之況以揀汰之初亦有一時暴病今已安愈者若一旦弃之不唯可惜且恐其失業無歸迫於飢寒輕則

犯法禁甚則為盜賊其為州縣之害必矣竊見今年六月間江西建昌軍南城縣吳十三等嘯聚被揀汰放停之人不脇而願從者已多有之幸而吳十三等未幾殄滅不然亦非小寇也臣伏覩乾道令節文諸軍有戰功應放停者雖不堪部轄征役聽免放停減充本指揮不管事看營剩員又令諸軍有戰功應減充剩員者請給各給半分昨来建康掌兵官申請一例抵換於條令未為無礙臣愚欲望聖慈行下有司將諸路州軍已經揀

選第二等土軍弓手再委官重行揀選如土軍元因暴病今已安愈果是强壯堪征役者乞與存留元因戰功補資級今來筋力未衰熟於事藝善部轄慣擒捕者亦乞存留其間委有戰功不堪征役者乞照條令減充剩員給以半粮如無戰功尚堪征役者令州軍於廂軍闕額數内收留至於諸縣弓手既無剩員半粮之制其第二等人亦乞揀其可留者留之庶幾揀汰抵換之人各得所歸不致他時為州縣之害

楊萬里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斂之之說蓋斂之之說古之為斂者處其一今之為斂者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

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為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厚默默以為

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鬭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也

夫與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於我而施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於姦慝而用之於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之說盖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盖以十人而擊一人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

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絶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

之者矣其與其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其與其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其與其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盡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

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貫之以為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為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教閲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閲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其死生亡存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

其可槩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閑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萬里又曰臣聞計天下者不可以狃於利亦不可以懲於害狃於利而必為者害至而不思懲於害而必不為者利必有所遺議者皆曰鄉兵之法不可行也民樂於

為農而不樂於為兵奪其所樂而強其所不樂時則有擾民之害以農為兵非其習也守則潰戰則奔時則有敗事之害彼見石晉籍諸州鄉兵謂之武定軍而民不聊生是以曰擾民見石晉置兵謂之天威軍者竟以不可用而罷是以曰敗事知此而已矣不知夫有不擾民而安民不敗事而成事者也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而悅之歸而以手行

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為越人豈不害哉議者見燕人顛仆之害矣未見夫越人千里咫尺之利也民不同地地不同利逆其不同而同之使燕人而為越者也因其不同而不同之使燕者為燕越者為越者也今夫民之生有安地有危地生於安地者以危地為懼而生於危地者亦不以安地為墓内地之民仰父而俯子安居而暇食至有老死而不至州縣不識官吏者而況於兵革乎邉地之民

則不然朝而春熙暮而凜秋今日之安集明日之離散自內地之民視之何可頃刻居也而邊地之民寇來則支不支則移寇去則歸夫豈不遂徙以避而何樂於歸也非樂也勢也魚以淵為歸鳥以林為歸夫豈以燥溼而相易也哉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

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故田單以掘冢墓激齊人而破强燕周德威以土兵據險而制契丹祖宗以河北鄉兵而備北敵盖以國守邊不若以邊守邊何則人自為守也夫人自為守者守不以城人自為戰者戰不以兵守不以城者以人為城也戰不以兵者以心為兵也彼石晉者欲舉鄉兵而行之天下則過矣民不臨危必不肯違其安民不見死必不肯捐其生以不危不死之

民而望之以不安不生之事此石晉之鄉兵所以擾民而無用歟雖然懲石晉之擾併與其不擾者廢之懲石晉之不得其用併與其有用者棄之又過矣臣嘗愛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為隴西諸郡廹近羌人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夫山西出將非天也地也地廹於羌人而民習於戰備則何地不山西也哉或曰淮民之脆非山西比也是不然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衆於北也兵豈

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劒客蹀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夫民苦於主而猶能拒敵況愛其主者耶百人操兵而攻一虎者虎勝一夫荷鋤而遇一虎者人勝非百人之弱而一夫之強也鬭而得地者勝不得地者敗昌謂

地死是也地有所必死則埶有所必奮埶有所必奮則鬬有所必力一夫者居必死之地此其所以必生也彼百人者既以生地自居矣焉得勝故古之善用兵者以死求生而不以生求生邉地之民亦死而求生者耶雖然行鄉兵之法於邉地者決不可自官行之官行之則擾私行之則樂官行之則敵必疑私行之則敵不知其所窺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隂察其才且强者禮而厚之時有以少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

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庶幾邊民之樂於戰一旦有急敵人未易南下也

廣東提點刑獄林光朝奏曰臣竊見摧鋒一軍在廣南東路所至彈壓居民自定然兵勢合則壯散則攜合則氣張散則衰且竭也今摧鋒一軍有二千七百八十七人分屯二十四處韶州重兵八百四十七人樵爨廝役負輜重守寨柵者嘗過三之一昨來茶賊侵近本路界上摧鋒一軍擇其可戰者不過四五百人其他分屯或

百里或三數百里或遠在千里之外檄書調兵非一月不可致也賊入南雄則必走循梅循梅賊故巢也賊入韶之仁化則其他州郡且將戒嚴矣以摧鋒四五百人分布南雄及韶之仁化則守之為不足若欲併在一處即此賊輕狡是必乘虛而來二百里之中首尾且不相及一或蹉跌更無別項策應之人當是時若賊不宿留於禾山之下直來嶺外即勝負未可知也偶還延歲月調兵俱集統制官路海嘗語臣曰若以倍擊之何憂不

勝臣以知韶州屯駐一軍更須增添數百人然後可以制倉猝矣太平長樂二鄉見屬郴州此為李金出没之處其地稍瘠其人易動歲一不熟即有攘臂輕生之念汀贛循梅四州抵界處椎牛究坯之人率聚於此前歲自循梅望雲山多至十百人剽掠潮惠間此烏可縱而不問也韶州重兵所制倉猝使之每每待一月之程然後可以集事則亦已無及矣若此一處更增添數百人即倉猝有警不須調發可以成禽也然漕計已窘實無

以給此增添之數臣欲望賡旨截自來年取會本路出戍荆南三千人闕額衣糧及陞轉官資已撥在諸州或前後事故之人歲可省緡錢若干以給此數百人為是軍久遠之利也臣於警急之間見此利害甚為廹切實非過計也

光宗時周南進兵論曰臣聞貪將以刻剥致怨已然之事舉世皆知之賢將以閲習而得謗則人或未諭臣請論之臣聞紹興罷兵之後御軍者豈必皆賢為兵者豈

盡知義良由立功以後隊伍多是崇資俸賜各各温飽是以軍政不問寛嚴士氣無不和樂今兵不用又三十年一軍之中白身而經轉資者不能什一經轉資而得補授者不能百一日請百金而謂之行伍者四居其三口累衆多衣糧不足議者以為若欲少振士氣必須先得其驩心然軍中犒賞每患無錢朝廷特支不可數得為統制者方懼致怨何敢復問軍政之廢墮故以擊刺則不必精騎射則不必習為軍士者亦且利其放縱樂

其安間巧者治其工作技藝黠者蒲博鬻賣下者鬻薪

織屨以贍其寒餒忽有廉勤之將稍有撫循之意不過

因其閲習計其斗力賞以金錢以示優厚然官給之弓

官授之矢損壞則有決罰請納則有糜費自為而私置

之則所得不足以償旬呈月試筋力已窮非時柏試豈

能盡中往往相視怨尤以為反不若偷惰之無事若更

有繕修役使則怨且怒故昔以貪將而軍怨今以賢將

而謗生盖久逸而憚勞勢則然矣臣聞西陲若階成和

鳳之兵有不曾得帛衣其身者而主兵之官未嘗不嚴亦未嘗敢怨則以其人習於麤糲之故也今三衙周衛長子育妻衣服浮脆無異都民視沿江諸屯尤為驕惰故日給以錢月給以粟四口以上又特出補助之給往往其貧悴如故陛下若欲修立軍政則所當講求者非止一事若謂增軍中公使之錢禁役使勞苦以優易其力亦足以少寬賢將之所憂矣

寧宗嘉定十一年知江州袁燮上便民策曰臣聞國以

民安以兵彊民安則國安兵彊則國彊矣今日羣盜之
陸梁豈惟民心之揺亦由兵力之弱禁軍廂軍弓手土
軍徒有名尔勇怯混淆能否無别閲習不嚴武藝不精
驅之以當劇賊如羔犢扞虎狼尔非其人固如是也莅
官者不以是為急因循鹵莽以至於斯也臣自始到官
深知此弊甞因去秋大閲以銀為的募能中者給之竟
日無一焉則喟然嘆曰竭民脂膏贍養此輩將焉用之
乃奪兵官之奉合其卒伍教之射藝無日不然臣亦躬

按試之第其能以班賞月至于三兵官激昂奮勵勤於閱習始還其奉臣復攷覈軍實撿柅姦欺自去秋以至于今削其籍者百六十一人未暇招補始以其贍養之費賞軍兵武藝之精者自是人多善射每按閱之時射中者其容如擲而破的者亦無慮數十能者喜於受賞不能者耻其不若皆有勇奮之心夫同此兵尓向也拙今也巧向也怯今也勇向也有軍兵之名今也有可用之實教與不教其相遠如此哉夫武藝不可一日弛閱

習不可一日緩漢之名將嘗修攻戰之具受命引道不出於一日之間唐之伐蜀命將啓行亦不越於辰卯之頃皆由閑習有素倉卒之際不待辦嚴可出此所以能取勝也夫人豈有不可教者哉孫武立談之間能使深宮之女左右前後跪起皆應規矩繩墨而況軍人乎作其勇敢之心移其驕惰之習人人精銳威聲震疊雖有桀黠之寇敢窺吾藩籬哉惟聖主渙發明詔俾天下守臣皆以是爲職業申命監司時時察之其能與否悉以

名聞而賞罰加焉此弭盜安民之至計也臣不勝惓惓

變為都官郎官輪對劄子曰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

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敵運既衰覆亡無日決

不能與中國競而臣以為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

敵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恥莫大焉復讎雪恥今其時

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枵然逡巡退

縮得無為姦雄所窺乎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為備

禦之計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

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為宜於今者為陛下言之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則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為八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歿而後追之揚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盖以後為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

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為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强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為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夙具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之日乎民兵之可用能

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為精卒乎凡此六條粲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敵雖内訌我難遽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

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足未戰則有備既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强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圉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强之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燮又奏曰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況國

威未振國勢未强之時乎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為計踈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開邉隙皆拒絶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敵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遷延日久必將自斃盍亦就糧於彼界乎方民饑乏一聞斯言躍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為諱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擾吾邉疆而吾

舉兵北向欲擣彼虛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竒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扵境内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春秋時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賊有董憲者自郯以兵圍蘭陵盖延䆒萌請救之光武勅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盖郯者憲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圍王世充扵鄭竇建德救之其徒有淩敬者説建徳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則闗中震駭唐必還師自

救鄭圍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廼所以攻其必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䰟䰟中國而殘敵之不若臣竊為聖世羞之雖然殘敵瀕於滅亡而猶敢為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王師

北指宿亳巳伐其謀且復多方傳檄曉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敵境豈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邉隙一開反為汝累爾豈意殘敵輒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来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大信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觧遺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聲獨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𤇆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

寧宗時袁説友上言曰臣聞事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

之防此古人之深戒也必先為之防而豫為之備則其應天下之變有餘矣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然則防危慮患其可僅為倉卒之應乎自累月來風聞敵境多故困於遠戎其敗亡與否雖未可必然在我豈得不為之備乎譬之盜發於鄰人之家則吾之固藩籬嚴扃鐍以豫為之防者誠不可緩也今日之所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尤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車徒器械是

也春秋之時以數軍實為軍政之先務臣嘗得之於宿將謂軍中如弓弩手如鎗刀手皆有陞加等則此武藝之要而謂之軍實者也弩手之高强者則有四石五與五石焉其用鐵搭者則加以三斗矣弓手之高强者則有二石五斗焉鎗手之高强者則有五百六百攏者焉刀手之高强者則有格鬬屢勝者焉力愈强則斗力攏力愈高矣有此武藝則有此陞加與之增食錢增衣賜所增多寡視其藝之高下凡此者統帥等日試月比每

季屬之總領親與審拍從實陞加陞加既畢即增請給
然後士卒激勸勇者思奮强者竭力平居無事程能校
藝日温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强勇之士摧鋒
陷陣斬將搴旗無不可者若不激勸於無事之日一旦
緩急旋求其孰為勇孰為强何可恃也今江蜀諸屯豈
不知此而陞加之法百不舉一臣知其説矣軍中既無
餘力總司復無餘財私恐陞加既多月給必廣既有犒
設復添衣賜自度無以辨此不復敢事激勸遂使士卒

有勇莫施有力莫見人材沈欝緩急無用豈不深可惜哉臣竊謂諸路總司前十數年往往財賦所在充牣供軍之餘所積甚富近年浸皆窘束不知何以遽至於此臣亦略知端倪矣總所胥吏與鈔鋪實表裏焉務場監官恐有歳終虧分之罰而胥吏紿監官曰每鈔一道當減若干錢則客旅即至矣遂墮其計於是鈔鋪挾百十萬之本者盡皆入錢塲買其實客旅皆用元價且復增錢就鈔鋪買鈔而去官中所減之錢亡慮一二十萬盡

歸鈔鋪胥吏之家矣歲歲如此其滲漏不可數計也年來此弊尤甚而淮東則又甚焉使總計者酌見此弊深懲而痛革之則可以歲収所減之金以充陛加之用蓋甚不乏矣臣愚欲望睿斷詳酌臣所奏深以陛加之法為軍政急務行下諸處統帥將弓弩手鎗刀手每日比試籍定斗力石力與攢數格鬭勝數最高强者候至一季取最高者不以人數多寡令總領同統帥親與審試不得徇情須從實陛加犒設外照格增添請給等具名

奏聞仍仰總領所措置財賦考覈吏姦關防滲漏以供軍之餘充陞加增添錢物等使用如將来遣官點試見得武藝果是高强者統帥以下當議推賞如更蔑裂今来指揮即當重寘典憲諸軍士卒亦皆踴躍自奮願以勇力競相呈露一有邊警以此遇敵臣知所向無前矣此盖軍實之最切者若平日無以豫習而臨時乃姑欲應卒焉其為誤事非臣所敢知也惓惓之忠惟陛下財幸

陳耆卿上殿奏劄曰臣聞有郡縣之兵有邊陲之兵邊陲之兵可急而不可緩者也郡縣之兵似緩而實急者也厥今郡縣之兵其數不為少矣養之之費不為不般矣若是者欲其衛民以固吾圉也雖然豈惟是哉脫有緩急則未免以其所以固吾圉者而施之備塞是郡縣之兵即邊陲之兵也臣昨以庸駑按兵浙東足跡回環粗訪底裏大率以養兵為困不以練兵為急老者合汰也今懼其汰而先鬻諸人豈論其人之可兵邪物故者

合去其籍也今不去其籍而改刺其子弟豈論其子弟之可兵邪補之不度其材教之果有其法猶之可也今教之果何如哉夫所謂路鈐之按閱者歲一及境而已雖目覩其畧而不能心知其詳也其勇其怯其工其拙要在講之以豫而持之以久否則虚名而已矣以一射言之甲能而乙不能人所知也至射則不能者或中而能者或不中葢其私相替易以誑主兵者之觀聽甚可罪也幸而察之固無害不察則能者不賞而不能者賞

矣觸類而覰其他固可想也盖兵有敢死之氣而後有必生之理平居肄習旣同兒戲猝有調發則聞金鼓而慄對妻孥而泣而曰我將就死者也夫旣自以爲就死則安望其却敵而生邪夫古人之兵有所謂以一當百者貴精不貴多也今若是雖多無益臣愚欲乞聖慈嚴飭諸郡每於補刺之際研覈惟謹以痛掃曩時之弊至於簡閲一事兵官詳督其目守臣親提其綱兵之勤惰兵官得以賞罰之兵官之勤惰守臣得以賞罰之其有

才藝精好者優加旌别歲上其名於密院本路鈐總且時出不意以點摘按視之務使人人自奮出爪距以扞國以之長城江淮清風河洛無不可者惟陛下留神

兵部侍郎虞儔上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廪給軍食内而三衙外而諸屯以至州縣廂禁土軍皆是就倉打請昔藝祖皇帝定制京城諸軍其營之在東者受糧於西倉其營之在西者受糧於東倉南北亦如之蓋不欲使之驕惰且習熟其筋力之勞也其用意深矣臣往年假守

平江府照得管下常熟縣許浦水軍其移屯之初亦是令軍士逐月赴縣倉打請行之數年有建議者乃謂軍士負米未免少勞裹糧扉屨未免自備或遇陰雨未免滯留請使本縣起綱州府差官運司支破船脚之費撥月裝發輸之于軍朝廷從之行之至今日見其害夫軍士安坐而食飽食而嬉習成驕惰此一害也綱米在途夾雜溼惡不堪食用此二害也船户偷盗監繫日久破家蕩產者甚衆此三害也軍吏槩量欠折又多縣道填

償不已此四害也為今之計莫若令軍中自備舟船盡以前來雇船水脚之直畀之輪差隊將赴縣倉支撥則軍士每月習於舟楫之勞不致驕惰給其水脚之直抑又有所補助綱運可以關防不致夾雜溼惡船戶免於偷盜監繫縣道免於填償欠折軍中既自運糧河道淤塞事體相關且將自為開浚利害所在灼然甚明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斷然行之使復國家之舊制不勝幸甚

宋理宗時許應龍進故事曰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

後凡八年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習射歲終大閱第其能否而賞罰之三年皆為精兵得二萬人既不廩於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李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從劒南西川至則率戶二百取一人使之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臣謂民兵可用勝如官兵蓋邊陲之民耳稔乎鉦鼓之聲目熟乎旌旗之容迫近敵境而間探素審從事鞍馬而弓矢素精因其所素習而教閱之亦其所樂趨者況又激之以犒賞

孰不知勸兼屋廬妻子皆欲其保護其自衛之計尤切令為之糾合使之捍禦非特國之利亦民之利也故民兵之用尤為得力若夫出戍之兵雖給之生券而居非其鄉有思歸之念無勇戰之心驅之使前雖不敢避然一聞少衂弃甲而潰尚何望其用命哉李抱真昭義步兵足以制山東之變李德裕雄邊子弟足以捍南詔之强其戍效大驗葢可考也為今之計官兵固當激厲使之精鋭而民兵尤宜糾集然區處民兵要必有法蠲其

力役而使之安教以技擊而使之熟擇其精銳而重賞之則感激而思奮統以隅總而倡率之則緩急之足恃抑有所當察者出戰則民兵當其鋒勝捷則官軍爭其賞既無所獲誰肯效力是以雖有民兵之名而未底安邉之績者其患實繇於此必於奏凱之際為之分别官軍有功則賞官軍民兵得勝則賞民兵所行既公其誰不服但州縣之吏尤當戒其侵擾使平時既失其心則警急曷望其助知此數弊為之處置則孰不樂為吾用

比者官軍間有敗衂闕額未補若就沿邉招募於勢尤便蓋其人精強又習戰鬭使之戍守不惟省生券之費又且無調發之勞一舉而兩得實因時施宜之長策也欲望明詔制閫速作施行庶邉疆固而國勢強矣

應龍又進故事曰昔司馬光上書言兵務精不務多歐陽脩除三弊言兵不在多當以計取范鎮論益兵之數言兵不在衆在練之如何耳且謂景德中契丹内寇西夏不服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儂智高

寇嶺南狄青卒能取勝者蕃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之效也臣謂用兵之道不在乎多而在乎精精則可以成功多則適以蠹財老弱不汰訓練不嚴驍勇者無以旌别怠惰者豢於安養是雖有十萬之兵而未必有五萬之用徒費廩給以耗國計竟何補於戰守之大計哉今京襄創殘淮蜀凋瘵强敵迭出以縱横國勢日淪於委靡分閫者則曰兵少不足以捍禦不容於不招謀國者則曰財殫恐無以供給每重於增収請求不已若不

聽從一或敗衂咎將誰執故或增一萬二萬或添五千三千撥緡以與之招造器以給之用目前之費尚可那融至於米粮生券之須一兵之費每歲奚止百千增至一萬則費百餘萬使選強壯之人拘以教閱之法旌其勇鋭懲其怠惰苟有微勞厚加激勸或由行伍而陞之卒長或自小校而陟之隊將孰不踴躍求以自見如此則兵皆精兵雖五千之人可以當萬人之敵不明乎此而徒日增兵老弱者収之短小者刺之祇欲充數既入

軍籍不惟訓練之不嚴又從而私役之或占優閒或使
回易被堅執鋭既非素熟望敵喪膽誰敢向前如此則
雖增十萬之兵第為廩稍之蠹内則每憂於窘匱外則
無益於捍禦不此之察而聽其日增月益何以供億倘
或不贍寧免生變為今之計見在之兵則揀其驍鋭者
厚給之以旌其能汰其老弱者半給之使不失其所新
招之兵則拘以等仗而脆弱者不容進教之技擊則強
壯者必自奮庶新舊之卒莫不可用又激賞以作其氣

陞差以酬其勞至於尅敵有功則復不次擢用兵不冗則不至於虚費技既精則可資以決勝安邉固圉强本折衝殆將無不如意尚何外患之足慮哉雖然兵固當精而將尤不可不擇苟非其人則激賞之無術至於臨敵則進退之失宜雖有精兵亦不能用必取其多多益辦而士卒樂為之用者使之揔戎庶戰必勝而攻必取矣

知漢陽黄幹上結保伍奏曰臣竊見國家比年以来講

求邉備最為詳密然臣竊以為外侮固所當慮而内患尤所當憂今之内患莫甚於人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防隄密而姦宄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保正掌追胥户長掌租税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揔攝人心使之久安

而無變哉臣嘗為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為一小甲五小甲為一大甲四大甲為一團長一里之内總數團長為一里正一鄉之内總數里正為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為四隅每隅之内總數鄉官為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為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值大旱細民艱食脩舉荒政遂推行保伍之法户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周知然亦但為荒政設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向使熟議

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道無以易此況湖右之地皆五方雜處之民土地廣衺姦盜伏藏往年虜未入境嘯呼戚羣剽刼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既明則人心素有統屬亦何至於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為緩急之慮也茍法制素守人心既孚因其農隙教以武事則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使至於為寇而又足以禦寇亦何憚而不為

乎臣所陳果有可採欲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

幹又上修軍政奏曰臣竊見州郡之間有廂軍有禁軍非獨以備使令盖將使之執干戈以為攻守之用江北之兵視江南内地為尤重臣獨怪江北之兵反不若江南之有紀律朝而來暮而去甲之名乙承之丙又承之累數十人無非甲也累數十年無非甲也十人之中無妻孥者七八苟於趍利輕於犯法屢黥莫之悔也緩急之際求其不相挻而為盜已為幸矣況敢望其備攻守

之用乎臣守漢陽甞觀諸軍之請給廂軍月糧五斗禁
軍倍之夫五斗之米不足以供一卒一月之食薪蔬之
費已無所從出尚何暇為妻孥計哉春冬衣賜則以鐵
錢折支視中州所得五分之一耳夫衣食足則知自愛
所施者厚則其報之者亦然今待之如此其薄是驅之
使為不肖也臣到任之初廂禁軍各添支月糧五斗復
與之料錢數百嫁娶生育則助其費疾病則給以藥差
出日久贍其家無屋可居則為營寨以處之向之單身

無家者皆有顧為之室者矣到任一年輕於犯法者絕少而逃竄者則絕無也以此思之則前日不為吾用者責有所歸矣臣愚以為有一郡必有一郡之財賦誠能撙節用度檢防滲漏以修舉軍政當務之急莫先於此臣前所言三事皆本軍所以行者非敢自言其能也因其已試然後見其可行不敢為誕謾嘗試之言也敢輒僭陳之以俟採擇

幹又上奏曰臣竊見漢陽軍地居江北實吳蜀之咽喉

武昌之藩蔽財賦窘乏兵籍單弱反不若江南之一小縣地逼諸臺費倍他郡廂禁軍通約五百人而總漕兩司占破其半其餘以備差使猶且不給尚何暇教習以為守禦之備乎若欲廣行招募則事力既乏無以給之今臣愚計可以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以為州郡之用竊見本軍有鐵錢監一所置監之初每歲認額十萬貫臣到任之始覈實其數累數年間樁積極少問之監吏則曰所鑄之錢僅足以充監卒請給之費守

臣雖任提督點檢之責而其權乃屬淮西坑冶司任其事者自有監官出入多寡守臣不得而問焉獘之有無臣不敢知也獨竊見鼓鑄之卒不下三百人類皆伉健可用月有廩給供贍頗厚非廂禁軍比也若以錢監之權屬之湖北漕司而使守臣掌其收支出入在監之卒悉聽守臣之節制不惟監中之獘可革而數百人之卒可以助州郡之軍額鼓鑄之暇教以武事而為緩急之備此所謂不費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計無便於

此者如臣言可採乞行下湖北轉運司相度施行

兵部侍郎曹彥約奏曰臣竊惟今日事勢可憂者非一端而外證已見者莫急於淮甸若外證已見而猶欲以安樂法治之人知其非計也臣來自山林不知朝廷事體不敢問淮甸軍籍但聞道路之言以為應辦於忠義軍者常多而饋餉於正軍者常少今又主將受辱親兵戰敗營寨喪於欝攸財帛蕩於席卷積年軍器為之一盡方且多求賞帖動以萬數虛張冗食有增無減雖欲

處之以安靜示之以不疑而國用空虛彼所親見其徒實繁慢心易生不可不亟圖之也建立宣闔猶慮張皇增兵維揚易生釁隙若置之不問又非所以為國然則江内之事疑慮所不及處不可不密為之計也金陵陪都從古為大朝會中興陰制境外牽在於此必須選用實才求其少壯氣銳可以久任者為之守博采後進求其忠實可以倚仗者為之屬使之行其所學條具本末移前時饋遺之禮廣賓客以召豪俊察軍前朘削之獘

招効用以来勇鋭深思遠慮以定其謀超石拔距以作其氣多者得十萬人少亦不下七八萬人有增兵之實而無增兵之迹有討賊之備而無討賊之名一則可以壯内地二則可以制外侮三數年後聳動羣聽然後覈忠義逃亡之數罷日後招補之額元氣既盛邪氣自衰意嚮所在可以有為矣江内之正軍稍足憑藉則江外之正軍漸可消弭減戍歸營以寬擘劵聚兵水次以便饋餉國勢民力庶幾其少蘇也或曰朝廷養兵極矣帑

廪之不繼亦甚矣無故而創起一軍少者亦七八萬人多則必十萬人揆今日事力何可繼也臣請應之曰不然自更化以来謂一卒不可復招者今幾年矣然而吝之於其小而不能吝之於其大吝之於可以已而不能吝之於不得已今不思所以制之恐後之不得已者不止此也與之乃所以取之揚之乃所以抑之招及萬人則減於外者亦必萬人以至招及十萬則減於外者亦必十萬此特正軍耳而忠義軍之逃亡事故者猶未與

也而或者又曰如此則何異於正軍奚必增於此而減於彼也臣又請應之曰書生之管軍與武將之管軍為不同也昔時之用武將以其善戰而不畏死固書生之所不及今時之所謂武將往往畏死而不善戰未有優於書生者識字淺則吏姦深勢援寡則科率重所以荆鄂之大軍不得如長沙之飛虎襄陽之副司不得如江陵之神勁而又招刺之始其勇易賈消沮之後其氣衰勢使然也然而行此者必有道焉一曰聖德剛健於

上不始勤而中輟二曰朝論堅忍於上不喜暫而厭久三曰勵士大夫羔羊之行以警諸將四曰責官吏慈祥之政以正內治五曰進忠直而退柔佞使利害易見六曰廣訪問而察邇言使浸潤不行凡所施為與治同道如此則天人助順夷夏屬心閫外之事與政通矣方叔勞於外而張仲居中羊祜謀於邉而張華助力此必至之効也若乃君相焦勞於朝而外無爪牙之士以宣其力牧伯奔走於外而朝無正大之治以玉其成皆不謂

之稱臣投老之年衰疾已甚無筋力可以報國無學問可以濟時感陛下推仁愛微小之意願有補於萬分不敢緘默惟陛下財幸

中書舍人袁甫奏乞團結民兵劄子曰臣聞方今邉面之患在乎兵少而力分蓋兵少則備踈力分則膽薄敵攻其虛如蹈無人之境不待兵刃相接而渙然散矣可為寒心可為太息今欲備之踈者密膽之薄者壯處處有守第第相承敵攻一重而又有一重以為之隄障其

惟亟行團結民兵之策乎或謂此策行於平居無事之時則可今勢既孔棘將有緩不及事之慮殊不知善作事者當識人情大凡人情安平而使之結集則怨咨易起事急而行之彼各保鄉井戀室廬顧墳墓此正民情之所甚欲何怨之有本朝康定初契丹擾北元昊叛西可謂甚急矣始詔河北河東路强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閘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置使年二十十係籍各置弓弩

分番教習官日給粮二升河北在籍者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四千陝西亦十五萬而卒以此制西北二寇未聞事勢急遽之時而不可以行團結之策也今者坐視所在兵少力分之弊不亟起而圖之北人之來勢若風雨乃欲以踈漏單薄之備當飄忽剽悍之敵一處失守則諸處盡瓦解矣譬猶奕棋急有急着死中求生此國綦也若憚彼之衆怯我之寡遽謂搏手無策待其敗亡可乎臣之愚計謂宜作急行下應沿邊州郡日下

舉行團結民兵之政其間或有規模已成者更須精加整葺務令縝密如其未曽結集去處宜及今嚴行要束亟作措置處處有保甲人人知固守無樗虛踈薄之患有周圍捍禦之功此實當今至大至急之務也朝廷每舉一事未嘗不曰專委監司郡守其所以鼓舞監司郡守者未嘗不曰有賞罰柰之何能言而不能行𡚁當勢之急也則曰倉卒何暇為及羽檄稍稀敵騎稍退又諉之於無事矣如此則是終無可為之時也今者團結民

兵一事願陛下宣諭宰執務在速行如救焚拯溺不容少緩仍責在監司郡守以能否為賞罰郡守不勝任則監司按劾監司不稱職則臺諫抨彈毋事空言專行實政則備禦而膽壯又何敵人衝突之足慮哉臣一得之愚冒昧控陳惟陛下採擇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奏曰臣聞有國家者武備為急必申儆而講肄之然後國威奮揚兵力堅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此保民守國之常道不可廢也然

有其時焉故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必於農隙而為之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所以簡軍實修戰法辨旗物飭車徒其禮比春之振旅夏之茇舍秋之治兵最為詳備此三代立武事之正法也春秋之時周官雖廢而魯周公之國也其禮故在威公所當謹守其法以為保民守國之道而乃以盛夏之時行大閱之禮周之八月夏正之六月也是月也神農持功毋起大役此豈勞民動衆以閱武之時乎春秋書之言其非時也程頤春秋傳曰

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
國乎斯言盡之矣臣嘗因聖人書法而考諸祖宗之所
行孝宗皇帝修攘之事何其與春秋若合符節也茅灘
白石大閱禁旅親乘戎路以臨之者凡再䝉馬稽人成
功順動以時旗幟精明戈甲焜燿師武臣力士百其勇
而又命兩淮忠勇諸軍率以十月聚教於官官給錢米
莫不踴躍奮厲思敵王愾當是時若內若外武備修飭
如此何其盛哉陛下上繩祖武修攘之政固無不舉然

邇年以來疆場多虞士氣未振豈所以激昂而鼓舞之者有未至歟臣願陛下以孝宗皇帝厲志戎畧為法申敬將帥毋忒忘戰廢備使國威一張殊隣遠讋襄漢之清日月可冀矣惟陛下留神幸甚

金宣宗貞祐三年河東路兵馬都總管胥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凶悍盜竊亡命之徒茍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聚黨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

員不惟預為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

上從之

昺又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修繕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庾廩無兩月食夏田巳為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復業殘民皆老幼莫能耕種豈足徵求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

儲上曰禺言是也

四年禺為尚書左丞又上言曰比者朝廷命擇義軍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帥必嚕阿嚕岱言自去歲初置帥府時已按閱本軍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之餘屢試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顧其家心一而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而不相諳矣國家粮儲常恐不繼豈容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為異境日常備戰事務

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將氣刲心懈而不可用慮恐因得測吾虛實且義軍率皆農民已各散歸田畆趨時力作若徵集之動經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臣竊是其言時阿嚕岱奏亦至詔遂許之

興定一年資德大夫兼三司使尚書右丞侯摯上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于邳海尤甚海之民户曽不滿百而屯軍五千邳户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

八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歎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况於臣者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勢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収獲量數取之逮秋復隷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荀子曰齊之技擊不可

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於此道以觀之夫仁人之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此仁義之兵帝王之事也夫步伍有法帥長有要所屯之處雷電相潛所至之方秋毫不犯有功決賞有罪決刑不攻則已攻斯取矣不戰則已戰斯勝矣此節制之兵大將之事也夫臨敵不懼視死如歸驅馳於荆棘之中横突於熊羆之陣如霆之

迅如暈斯飛者此銳士之兵也夫希孟賁之力習慶忌之捷望風埃而怒髮衝冠值變故而英聲載路行所學之絶藝壯無敵之皇威者此武卒之兵也夫襟懷遞變機計為先挾弓矢以平驅樹戈矛而互動目山借水俟耳猶神擊後衝前行藏不測者此技擊之兵也且荀子之言雖非一國而所行之事貴在兼全故非技擊則武卒何憑非武卒則銳士疇助非銳士無以副節制之嚴明非節制而無以見仁義之可用兼之者若泰山之壓

卯有餘勝矣不然則較勝負於一時猶未可決也但其要以仁義節制為之本焉今國家仁義可謂厚矣節制略已明矣臣猶以為士卒之類素非練習或嬰孺之流或老羸之輩或市井體嬌之子或農畝力鈍之徒若言充數不其然乎如此取兵百無一二謹按隆周之時群方已服於是乎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所以不忘戰也孔子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其斯之謂歟至於唐朝遂置武舉其制有常垛馬

射步射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以至軍謀將略絕藝奇技莫不兼舉蓋以有其材者處其職則其職無瘝非其人而居其任則其任將負所以使之知進退疾徐之節審旌旄金鼓之儀也眼熟之心悉之耳精之一旦臨陣則無不勝矣伏望陛下審文武之二柄固乾坤之一家先從臣所謂守文化別儒文之法以成持盈保大之規復從臣所謂審兵權設武舉之法以盡安不忘危之理以之治內則穆穆巍巍之道益隆以之禦外則

桓桓赫赫之威彌厲矣所謂設武舉者採前代之遺事潤色以當今可行之理而行之若有非常之傑不世之彥可以充大將者則以臣所謂詮大將之法而體之俾程其蘊焉國家之長策於是乎定矣

順帝時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為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

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内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